四書解瑣言

四書解瑣言卷四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叅訂

男春熙虎泉　編次

恩普郇如

孫　宗純心一　校

孟子下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毛西河言正者、證也。準也。五聲統二變。五淸有十二層。聲必造十二層之管。以合之。彼此準合。爲證明之解。義亦可通。然謂正字無集註節字義。六律非節五音之物

則誤認節字如祝梧節樂之節只一器之用不知節本活字節制也驗也五音之高下無形六律之長短有形以有形之律竟乎無形之音而制其過六律之長短有定五音之高下無定無定之音憑乎有定之律而驗其合此所以爲正也而準字證字之義該之矣

堯舜之道道字與上聰明巧一例與不行先王之道道字有別固常指仁心說然仁心字在下所謂道者如天好生堯舜本於所性生來自有運用不窮的道理

聖人人倫之規矩人倫有常有變聖人有經有權經以處常猶

矩之為方權以處變猶規之為員至是至極亦是恰好

引孔子之言雖曰道二正是說道一不是仁便是不仁別無中立一途舉其二以證其一無非要人法堯舜而已矣三字在孔子口中尙有對面不仁一層孟子引來只是必法堯舜以盡仁與上節而已矣一箇意思

天下國家恒言只囫圇說話自孟子推言之卽其序而本見焉然本之中尤有本則身是也身者家之型身不修則家不齊更何以推而及於國與天下恒言却未之及孟子推論到此更為指點出歸根用力處

家之本在身此本字比上二本字尤重身者天下國家所取正焉則卽爲天下國家之本也是一箇總本

惠迪吉從逆凶順天逆天之旨已見於虞書大禹謨而修德以回天此理自孟子發之唐李泌君相造命之說蓋本於此是不以隨遇者順天而以修德行仁者順天豈徒曰聽天所命乎

離婁前八章凡言仁政二章至五章註皆承上章而言此章開口說不仁者可與言哉是亦從上章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唱嘆而入蓋旣不仁矣而與天下爲敵是危也菑也所以亡者也乃不仁之君方安焉利焉樂焉雖有忠言讜論欲救其禍而

本心既失昏不知也故卒不可與言道聲語意危悚激切惕以其危其菑其所以亡而反覆明其自取雖曰不可與言正是警之而望其能聽言意葢必有爲而發

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一以爲不可居不可由一以爲不能居不能由兼自暴自棄說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專就自棄者言非是

在爾在易疊蒙引謂論道術固是然求遠求難應不但指當時邪說功利爲言葢人情忽近而圖遠舍易而就難自是好高者通病而不知道本不遠於人親親長長孟子特就各人身上指

示根本令下實地工夫若異端邪說楊墨孫吳申商之徒畔道
而亂天下者又非只求遠難之謂立言之意亦不專主人君倡
率教化平天下雖是人君之事此章但論道理恐人嫌其淺近
故說天下平亦只是這箇却不謂士民衆庶無天下之責者可
自外於親親長長

思誠思字蒙引謂是要做工夫其工夫實際却在誠字內愚按
中庸誠之孟子思誠本無二旨思字是用力字工夫實際卽在
思字內

求也爲季氏章前二節從富國引入強兵重善戰者之罪富強

本各開說章末關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則富國亦以強兵盡地之力以為時權勿毅之供次之即次於善戰同在不赦之律也總弁入善戰見其罪之甚重

耳目口鼻皆以形用而目之眸子則形而神也心有所注而眸子即傳之不管人要掩不要掩當前悉形現出來所以為良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又奚問焉此論或未確詒以學詩學禮即是所以教其子惟孔子自教陳亢所以有異聞之問後世亦但傳子思受業於曾子未聞伯魚之受業者何人也蓋以正不行原就常人之為父

子者言豈所謂於孔門賢子哉
不失其身者常見得此身爲父母之身是以戰兢臨履不敢毀
傷守身處卽念念不忘父母處故爲能事其親
說統守身內合養志意思按養志內自包得守身意蓋前二節
言事親守身只泛論道理不粘着曾子或雖能守身尚算不得
養志必如曾子之事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直無一時一念不
在於親守身養志原無二理能養志則守身在其中矣故末二
節但言事親不更及守身
格君心格字徐氏謂物之所取正或問小註以爲如合格之格

疑此是感格之格大人道全德備積其誠意自能潛孚默化消
又朝夕納誨若啟若翼以牖其明故君心之非自有以感格之
求全者砥節礪行欲爲完人全是全其德全其行非但欲全其
名集註求免於毀此須善看謂求免于可毀之實而道高德修
或疑之或忌之反因以致毀故爲求全之毀
正子從子敖之齊原非本意當時孟子在齊子敖求通無自恩
得正子爲作合之緣因糾合同行正子只以其情難却竟從所
請耳而本文以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言若正子自去從子敖
此春秋書法卽爲正子罪案

南軒張氏謂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受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讀者不察遂疑正子從子敖來齊即館於子敖之室不知此正言恐其受制不欲館於子敖之意正子之不即來見固明言舍館未定矣豈得謂既館於子敖而不能早見其師

其揆一也其字屬聖人揆字粘屬其字註度之而道無不同自是聖人之度量事物者只一箇道理所以無不同也翼註要在兩聖字上見其揆之所以一處已山謂一處在聖所以一處在知聖者之能揆揆字屬他人者非

平其政與聽政不同聽政是攬其政之權平政是持其政之體

謂之平者如度物之有矩而無偏無陂如稱物之有衡而不俯不仰平則公平則正所以可大

本是中也教不中才也教不才不曰教而曰養以養字易教字最好教者啟迪訓誨便有責成意思養則從容寬裕默奪潛移俟其久而自化如農之養苗一般播種封植灌溉滋培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到這時候無有不成熟者則養之之道得也父兄之於子弟亦若是焉已矣

不爲有爲只在一時不是有不爲以養有爲之氣話頭照註重即所擇處此是非邪正公私義利之辨如有兩條路在此不向

東邊路上走纔向西邊路上去

仲尼不爲己甚南軒張氏引孔子答陽貨見南子以爲證固是而義有未盡蓋如伯夷之淸而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便是已甚孔子則適如其本量而止淸不必如夷和不必如惠何有己甚耶楊氏言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又須知本分之內亦無不至處當以中字作骨

赤子之心是良知不失其赤子之心是致良知此當與不學不慮章參看孩提知愛知敬而不由學慮是赤子純一無僞之本心大人通達萬變只從純一無僞充廣得來雖到無所不知能

亦是純一無僞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本文補良知良能章未備之意集註擴而充之最得孟子立言微旨蓋不但以守其本然者爲不失而以能充其未至者爲不失要見學處不可廢後世講學姚江以致良知標宗良知實理致字實功的是聖賢眞傳惟以解格物致知却非本旨而論者遂詆以爲禪則過矣

論語說博約孟子加詳說二字於中詳說正由博反約緊要工夫即首句博學而詳說之語氣便側注詳說下句亦不但言反約而言反說約是從說之詳而說到約處也古人所以重講學反說約與約禮不同約禮是踐履邊事反說約則從學之博說

之許尋究出箇道理源頭來是知上事倘未及行

君子恥過情之聲聞故字從上無本之水涸可立待來原是恥

其不繼然以君子爲己之心縱使名可常繼亦自可恥恥正恥

其無實

君子之存存幾希於庶民即存人類於天下在上則道行而存

之有其事在下則道不行而存之有其言要以一君子之存存

衆庶民之去使人心之入於禽獸者復還其爲人心

允執厥中既自堯而敘其緒故溯道統必推本於堯危微精一

尤自舜而析其幾故言存心則托始於舜

由仁義行亦即在人倫庶物上見

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極精深微至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旣似淺近須知此從聖人心無不存來即人道危微之旨却非淺近

執中固貼行政說然中兼體用不得謂未應事以前無存心工夫也疏詁曰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傳云義禮者所以建中者也以禮制心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以義制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

不泄不忘總見聖人存心嚴密無一處不到分言之則邇曰不泄遠曰不忘然正不是截然分開邇從遠處收轉入來見雖易

狎而猶不泄邇從近處推廣出去見雖易忘而猶不忘纔是遠邇皆到無一毫罅隙

兼三王施四事不惟繼志述事而且監夏監殷亦有集羣聖之成意全節重思字於不合而求其合精神無間于三王此因革損益我周制作之善所以比前代爲獨隆總要見禮明樂備由聖人心思貫徹無不從天理上體貼過來

此章歷叙羣聖雖偶舉一事皆見憂勤惕厲之心集註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二語最爲警悚可見天理一刻不存則人心便死孟子示人以人禽之界朱子又惕人以生死

之關同一救人心意

平王以後不盡無詩但黍離揚水王者之政教不行故雅降爲風而詩亡詩亡斷主雅亡隱公以前亦有春秋而孔子之筆削則自魯隱公元年始此春秋所以繼雅詩繼詩卽繼王迹轉語必謂春秋是繼王迹不是繼詩則孟子當日竟可云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詩亡二字直成贅語至於孔子繼羣聖之統春秋一書不但不是繼詩亦豈止是繼王迹哉

有以變風終於陳靈解詩亡爲風亡者不知本文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明是雅詩若東門月出諸篇曾何關於王迹而可謂

變風之亡爲王迹之熄乎

六經皆傳心之要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直授舜禹湯文武周之統者序書贊易刪詩定禮皆是而此獨舉春秋何哉繼往聖開來學道在六經撥亂世反之正功在春秋拔人心於禽獸莫要於春秋也

私淑諸人人字不可泥然猶子貢云文武之道在人夫子焉不學而亦無常師焉耳人固是子思之徒然曰私淑則或未必如史記所云受業者此正孟子於聞風興起之下以道統自任直接尼山一段至意兩也字相連相屬心馳神往廖然遠道

存心四章當與治亂章參看治亂章就治化上說易亂而爲治關乎天下功甚大存心章就性理上說存其所衆去係乎人心幾甚微實則以人心之去存爲天下之治亂只一箇道理幾希去而庶民同於禽獸卽天下所由亂也幾希存而提出人心於禽獸卽天下所由治也

天之高星辰之遠高與遠有別不是天在上至高而星辰之麗天去下至遠遠亦高之意高以上下言是直說遠以四極言是橫說天象周環如蓋爲辰十有二星則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有二十爲星二千五百總星辰躔次所占之度盡周

天三百六十有五而逢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一度餘東西相去亦一百八十餘度測天之文有三垣兩界八紀九野二十八舍星辰環布周列象天體之轉圜而極遼廓之勢所謂星辰之遠也此與常解不同然自是一說可存

妄人何難似將橫逆撇開只不與校便了不知君子到此更放開心胸不但包容這箇直欲化得天下使無妄人者而後已此前三自反工夫又進所以下節君子有終身之憂用是故兩字直接憂不如舜則必如舜乃已終身如是憂終身如是存心也

禹稷顏子一憂民之憂一樂已之樂從古未有舉而並論者孔

子雖皆賢之亦術各開說孟子乃即孔子賢之之意合而斷之曰同道道同者心同理同而其出其處事正不必盡同事之所以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隨其所處之地以各盡其理則事之不同者正不害其爲同故易地則皆能爲之而謂之曰同道

求富貴利達情狀借乞人寫出乞人情狀又從其妻眼中看出運實於虛此孟子文章入神入妙處正不必當時果有是事也惟正意已於齊人一節寫足故下只以所以求三字該之在他人不知其可恥特不堪爲君子觀也君子持身素正見理甚明從冷眼中熟察情形以爲此正與乞人類耳此照確切不嫌刻

深。帝之妻舜而不告謂帝亦不使舜告却自以二女之將嬪于虞者命瞽瞍堯旣以君命臨之故舜遂可以不告而瞍不敢逆堯之命卽亦不得禁舜之娶此堯曲爲舜地也程子以君治之之說自確當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孟子未備之意而予爲是說是補程子未備之意以君治之若非堯先命瞍責似瞍不得與知此事者情事猶爲未合已山所以云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也謂帝自以釐降之意命瞍蓋卽程子之說而引伸之於義始足。

瞽瞍使舜完廩浚井程子與司馬氏蘇氏皆辨其無獨林氏謂其有恩以爲或帝女釐降以前于田號泣時事當覲型下嫁之時瞍象已自感化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豈至此而復萌殺舜之心林氏又以爲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浚井之事蓋亦思克諧烝乂爲岳薦舜之言四岳薦之堯乃妻之林氏旣以此事實著語則二女嬪虞自在焚廩浚井之後前此嬀汭未降豈得云二嫂治其棲此不獨可証萬章所引好事者之誣亦見林說之支離而附會矣

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倘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非并無是說。不告猶告。孟子固嘗言之。當非無據。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惟其一誠無僞也。而謂以僞行于弟乎。自舜視之。天理常在人心。鬱陶思君之象。便是烝乂不格姦之象。而豈忍料其弟之必以僞來。故象自僞也。舜自誠也。天理中之人情。是真人情。信象只信道耳。

瞽瞍使舜完廩浚井。孟子弗辨其事之有無者。朱子謂學者只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不足深論也。至堯瞍朝舜之說。悖理變常之極。固不得不為置辨者已。但咸邱蒙見識淺陋。始弗與言理

而但舉其事以正之堯老舜攝則自無臣堯之事尊養既至則亦無臣父之事其事既明而理自定齊東野語豈可以誣聖人

堯以天下與舜自是實事載諸經傳本無可疑萬章之問是謂堯不以天下私子於此見堯德之至即爲下章不傳賢而傳子至於禹而德衰一問張本孟子却以否字撇開尋常見解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發從前未有之議此非故爲翻案也受天命者爲天子天與固是確論而又非如後世符命之說假借附會以欺愚賤之耳目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與即是天與固非一人之私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詞甚嚴理甚正懸空

下此一語聖人心事晈如日月使後世奸雄竊竊神器妄生覬覦者不得藉口於堯之禪舜

堯之禪舜必諸艱歷試天人皆與然後以天下授之孟子所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者自是千古定論舜之讓於禹也亦然斷無有功德不建天人弗與而輕以天下付之者也乃如莊周及遷史所傳有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之潁水之濱箕山之下者其後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亦不受而逃之無論典謨不載事本無稽揆之於理必不然矣夫許由善卷生中天之世而逃世絕人以自藏其拙才不能過夷夔德不能並稷

契而與舜漫以天下授之是堯舜之讓天下不易於舜禹而獨易於許由輩卷也豈足信哉後之學者言必本於經事必衷諸理當力破從前謬悠之論以開萬世之惑幸勿為其所欺焉

舜之有天下分明繼統於堯堯不能與將孰能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此問見得還是堯與耳

天之不能命舜萬章豈不知之又故為此問者天道昔渺昏默諒不自為命舜將何從見其為天與要見得天與無憑則仍是堯與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二語道得聖人心事出千秋

萬世之天下官家異局堯舜禹授受無私之意昭然如青天白日通章大意已盡末引孔子之言其義一也所謂義者卽奉天無私之心而已

外丙仲壬二年四年朱子以趙氏說列於前自以趙氏之說爲長如程子說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是仲壬長於外丙不應先外丙而次仲壬矣十干之次先丙後壬自應兄爲丙而弟爲壬外丙方二歲仲壬乃四歲何以稱焉惟以外丙仲壬繼湯而立二年四年皆於太甲以前先叙此二句不然太丁未立而死太甲以嫡孫承重繼祖便可接入太甲此二語不爲贅乎若謂

商家兄終弟及外丙仲壬特以二年四年而不立爲中間補義則當思太甲嗣湯而立爲承祚繼統第一人兄弟以次相傳前此未有之事而何必言乎兄終弟及益自外丙仲壬始

伊尹耕莘樂道本文明言樂堯舜之道自應緊貼堯舜說道指精一執中正已正人之道後時覺斯民正天下堯舜君民之業本領在此堯舜以道治世尹以道治身堯舜行其道而巍巍不與尹守其道而囂囂自得道無異道其所以樂實從躬傳堯舜之道來

天下千駟一介之不取與根底全在樂堯舜之道堯以天下與

舜舜受堯之天下皆是道尹於此辨得楷見得透千駟一介事有大小道義無大小也

旣曰非義又曰非道雙峯謂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但此處非義本是非理必又言非其道者非義卽非堯舜之道也見尹無時無事不折衷堯舜之道

彌子欲邀孔子爲主而許以衛卿小人之見則然矣獨疑子路何以告也豈謂聖人堅則不磷白則不淄公山可往佛肸可往陽貨可見彌子亦無不可主耶君子守身之法子路平日持之最堅其不爲衛卿動也明甚特欲藉是以觀聖人所處耳

宮之奇百里奚並為虞臣何以奇當諫而奚可不諫想是二人所見略同凡奚所欲言奇已先言之而公不聽則奚雖諫虞公必不行故不諫而去也是宮之奇諫一句正百里奚可以不諫緣出並非閒文

孟子卑管仲之功而此章盛稱百里奚之賢智豈百里奚相秦之業勝於管仲哉百里奚即管仲之流亞顧其不能致主於王道前既於管仲言之故此可無深論第即其知亡知興相秦以成霸顯不謂之賢與智不可而世乃為食牛干主之說以污之知其必不然矣此誠范氏所為出處之大節孟子所以不得不

辨

割烹三章尹氏謂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如萬章之徒轉相傳述而信其言固是以不正之心度聖賢至好事者之造爲此說直硬裝聖賢頭上以自遮蓋以自解嘲乃是有意汚衊聖賢

孔子仕止久速無意無必其動也天所以爲聖之時春秋冬夏各以其序天之時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聖之時也伯夷有淸的意思伊尹有任的意思柳下惠有和的意思孔子惟無此意思故時而出之

時字有變化從心意集字有包舉統貫意就道理固以無不備故能當其可時字原是從集字出然兩節界限集字却又跟時字來

是章書雖曰其詳不可得聞而大綱已自備舉爵以位定祿以田分尊卑上下之等多寡厚薄之差秩然不可紊見孟子深明禮制趙氏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曰孟子精通於易程子曰由孟子可以觀易又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吾則謂孟子尤善言禮按七篇之中如所為井田學校封建制祿諸法皆能挈其綱領此正孟子真經濟大學問得遺聞於文獻無徵

之日實而可見諸施行者世或疑其與王制周禮不合不知周禮本僞托之書王制亦出漢人之手故程子云禮書難盡信南軒謂當以孟子爲正則謂孟子尤長於禮也自無不可此節與問爲國章參看彼言授産而及制祿此言班祿而及耕者之受田見井田與封建相表裏

直解云通章是述周室班爵祿之略以天子爲主言爵以天子一位句領起蓋天下之爵自天子班之也言祿以天子之制二句領起蓋天下之祿俱自天子班之也節節把天子作主見得名分凜然不可僭越固是思意提起天子領天字作主尤見

奉天無私之意天下非天子所能獨理故建侯設官而爵以定天下非天子所敢自私故分國授采而祿以分班爵祿之制必自天子始者班之天子實班之自天天子者承天之道天位天祿與天下共之而尊卑小大罔非天之所定也

仕非為貧豈似為為貧者言豈實不為為貧者言見居高位而立朝者必當行道不可自託于為貧以首末二句為主首句仕非為貧也已是說然而有時乎為貧原非正理不是竟撇開上句轉入下句中三節言是為貧必辭尊富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方是若居尊富而不行道正屬可恥即以繳轉首句之意至

位卑言高之罪乃特借以相形引起末句入因中間說爲貧處多遂謂重爲貧非也尹氏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挽轉首句正與搃意有合若重爲貧則二句應倒轉說居尊者必欲以行道爲貧者不可以居尊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是使者既出之後作自忖自度語葢子思不悅只心裏邊不悅古賢人斷無對君使而不足于君明言不以人禮待己者即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亦要看得好但不受而無殷勤欵接之意便似麾而出之耳焦漪園曰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蒙引依左傳所謂庶人以旃士以旌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士以旃不同耳愚按士以旃指己仕之士招即名車乘弓招是未仕之士以車弓往聘猶詩云素絲良馬也招非名蒙引欠分曉

尙論古人舍詩書不得但靠詩書不得故又要論世知人論世不平須讀本是要知人論世亦是要知人意重知人能知然後能取而可爲尙友總歸結到取善上

貴戚易位三仁不能行之於紂蒙引謂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此于箕子之地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矣竊疑此有未

必然者湯武惟為異姓諸侯天下人心之歸往故能以仁伐不仁使其處比干之地而威權在紂豈易得而制之耶至於孔子稱微箕比干為三仁謂皆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使孔子而處此亦若是焉已矣安在其必易位也

異姓之卿去有去位去國不同君之過雖關宗社之存亡者只去位而已如蚳鼃致為臣而去是若宗社存亡所係則并去其國矣如宮之奇百里奚是

翼註告子論性病在為字故孟子緊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又須知病根在以杞柳喻性謂人性本無仁義也告子不識

性難與極本窮源故只就他爲字折辨爲字既折倒則其以杞柳喻性本源之悖戾亦自見矣

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告子本意謂是拘轉人性而爲仁義仁義即伐性之斧斤也若以爲戕賊人性正渠本意卽正告以非戕賊人之性此理告子亦未易明惟卽戕賊人以反詰之則人如何可戕賊爲仁義亦自無戕賊人之理而告子之說窮矣

生之謂性告子原只就人說但以生爲性知覺運動人與物自同集註兼人物言是隱攝末一節意在內

告子論性四章或問孟子亦傷急要他倒己意却不曾詳說告子未必服須知告子堅僻自是方欲自竪旗鼓以與孟子之言爲敵故將自己所見直陳於孟子略無折衷疑問之意到得論之既窮却又屢變其說以求勝而不知所反所謂不得於言勿求于心者也孟子故不與深言只就他差謬處折倒便住然即湍水章言人性之善已將性善說與他了生之謂性章辨生不可以爲性則生之理爲性亦自在言下

行吾敬三字明白簡括義之在內一語已自了徹集註更下一心字敬不是外面儀文直從心出有此一字而義內之旨益顯

孟程論才不同集註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愚按孟子論性而及才未嘗不兼氣稟蓋才者心之精英主張發揮性情所謂良能者也理在氣中性情才一絡索所以性善則情善而才亦善如人爲不善亦且有爲不善之才在天降才之初本可以爲善而人自不爲善孟子轉就反面托出正意雖是幽厲瞍象與紂只人自要爲不善而不當指此以咎才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正從受形成性理氣合一源頭說下論至此始爲微至若使爲不善竟以氣稟言之又何以破三說之謬哉

心之所同然者不是以此人之心求合乎彼人之心也惟人心各有理義只各就其心見以為然便人人並以為然即聖人之心無不以為然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千古世之上千古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心為主氣為輔心存則氣自清氣清則心益存心藉氣以養工夫緊要處只在操存操存要使旦晝之所為有以接續得夜氣

平旦之氣當與易復卦參看復冬至陽生即一歲之平旦旦氣

清明即一日之天良來復同是一箇道理
心本不可言消長所以消長者人心之仁義也仁義存於人心
仁義之消長即人心之消長也消長二字但說心不得註言人
心自是仁義之心心在乎仁義是爲操即爲存爲入氣自淸明
心得所養而仁義之心日益長心違乎仁義是爲舍即爲亡爲
出氣便昏濁心失所養而仁義之心日益消　荆川云心具乎
理而乘氣以出入
人當本心既失之後誰復知舍生取義之心是吾固有者故前
四節反覆言之以明其必有中二一節重人皆有之句行人乞人

不受不屑正以其皆有是心故也當此生死關頭雖死而不受此心眞若可憑乃忽受無禮義之萬鍾是心爲萬鍾所動頃刻轉變前後頓若兩人遂使人人皆有之心獨讓賢者以勿喪非失其本心而何末句是通章結穴此之謂三字如呼寐者而使覺晨鐘一擊令人驚起

嘑蹴之簞豆雖死不受是危迫之際良心激發與乍見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例朱子嘗以能讓千乘之國一節與此對看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滲漏是已動於萬鍾者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語似可兩雖死不受者正其羞惡之本心

發現並非小處遮掩忽動於萬鍾者乃是厚貲當前致喪失其固有亦非所謂大處發露

物之自外至者得亦常失亦常從後來者得亦可失亦可惟此秉彝之良心爲人之本心而人失之而不自知不自惜所以可歎

仁人心是二是一猶目之明耳之聰謂明聰爲耳目所具也可謂明聰即耳目也亦可

聖賢從事於學問無非要求放心無他而已矣如是解便不差爲求放心而學問則學非詞章記誦博涉泛騖之俗學有學問

以求放心則亦非異端不必讀書窮理只空守此心之求放心
求放心謂不必讀書窮理者固不是謂專在讀書窮理者亦不
是聖賢學問工夫自兼知行格物致知存養省察皆是學問皆
所以求放心主敬與窮理兼說才是
前章小者就口腹言故說養後章小體就耳目言故說從口腹
之欲亦可言從而養字爲切耳目却但可言從不可言養從則
從其欲養則養其聰明養非不好字蒙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
功言似未確用功成功就大體言則可就小體言則不可說統
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兩從字義又有

思在臨几審愼如視則思明聽則思聰君子九思皆是所以愼動先立乎其大者孟子特補出主靜工夫要於耳目未交之前敬以直之使虛靈之本體常存是以事至而此心作得主宰一事一物罔不體察所謂定靜而後能慮也凡言愼獨必先戒懼言省察必先存養若不有這一段工夫在前則此心昏昧放逸體不立而用無以行雖思亦妄故此一句乃通章最緊要處

修天爵以要人爵是本為人爵而修天爵則得人爵而棄天爵棄之根早伏於修之日輯語謂因其可棄知其修時為要吾謂

由其修時爲要知其得後必棄

爵係以天貴謂之良與人爵人貴固是殊途即使脩天爵而人爵不至天爵自是可貴因上章脩天爵而人爵從說是合一反於足已無待的道理似有所未足故又以良貴之不願乎外者見內重外輕之理闡發雖自外來然以已之飽乎仁義而自施於身故亦爲已分上事而謂之良貴

艾千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堯非易言之也乃儁舉而難言之耳愚按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就粗淺處說與上文並以不勝爲患末節道若大路然皆是對針

若說離了反失立言之旨

存疑夫道若大路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故註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愚按註明言事親敬長之間則道自應切孝弟說性分之內萬理皆備孝弟非性分內事乎隨處發見亦正就事親敬長間此理從性分中發見出來對付曹交淺陋人說話上文既從堯舜之道約歸到孝弟末後不應又放開去

五霸趙氏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丁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集註並存其說未有定論按應劭風俗通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

許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宋子語類楚子侵中國得齊桓與之做頭抵攔過住他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過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獨稱齊桓晉文而他國不及焉蓋宋襄本不成爲霸楚莊則僭王猾夏而已惟秦穆公誓師悔過稍爲能自樹立而功業終不及齊晉然則丁氏以齊桓晉文與昆吾大彭豕韋列爲五霸而不及秦穆宋襄楚莊宜矣

則有讓讓字註以爲責則只以言詞詰令切責之也或謂從上文慶以地推之讓亦當以地言但下文再不朝則削其地以削

地正不朝之罪則讓之不以地可知

所謂逆君之惡自不一端然舉其重者當指下章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兩種人而言一是爲君富國一是爲君强兵只我能爲君四字便見是逆探君意而成之

引其君當道志仁或側重志仁或側重當道雖各有意義然不如以當道收繳不過倒以志仁收繳不夾民回應上文爲至當

結束

條辨起結兩吾子過矣但就丹之自以爲愈禹而申斥之愚按上子過矣言丹自謂愈禹之過下吾子過矣承以鄰爲壑仁人

之所惡來是言治水之過兩過字不同

君子不亮亮字應作明字解集註亮信也與諒同疑未是蓋君子於事固貴有所執守然必先明乎理然後守得不錯若非格物致知於理不明則以應天下之事全無依據何能有執卽執亦定多差誤按亮字見於尚書舜典曰亮采惠疇皐謨曰亮采有邦周官曰寅亮天地皆訓明字不當依說文謂古無亮字與諒字通也

傳說以下諸人皆言舉舜獨言發說統發者奮起由己舉者甄拔由人固是又謂此君相之別或未然舜之始奮也亦只相堯

惟其有聖人之大德天若爲舜特破一格俾至德之光華自然騰達乃至在位而爲帝所謂發也舜典元德升聞升聞二字即發字之義

書說命武丁既免喪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審象旁求得說於傅巖之野爰立作相或言高宗於傅說已素知之恐人不信故托於夢以神之此言非是蔡傳以爲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也此舜動忍增益天於大任將降默佑聖賢始困而終亨與高宗之思賢而夢說原只一理然繪象以求舉賢以夢其事甚奇

易滋後世之惑故孟子不援以爲據只言舉於版築之間不及帝賚一事

膠鬲仕於紂爲商之賢臣武王伐紂時紂使候周師於鮪水者也註言遭亂鬻販文王舉之蓋是舉而進於紂如湯之聘尹以進於桀既仕於紂武王決無使叔旦同盟之理使鬲而愛周之盟是鬲有二心也使武王而使與之盟是教鬲以貳於君也豈聖主賢臣之事哉爲是言者亦如孫武所云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云爾甚可怪也

苦餓困拂固天之造就聖賢亦要見聖賢善承天意動忍增益

纔有任大事精神力量。要看將字必先字所以字動忍增益須自苦餓困拂中出。聖賢處困履危。自有一番懲創惕厲工夫。如玉之受礪。金之就範。一經琢磨鎔冶。乃愈煆鍊得潔白精純。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全章結穴。是當下立言本旨。人情處憂患者。拂鬱無聊。便振作不起。處安樂者。恣情縱欲。皆偷處目前。詎知憂患乃磨礪斯人之具。而安樂適戕賊其身心者哉。說箇生字。令人於憂患中鼓舞作興。說箇死字。令人於安樂中心驚魄喪。一以爲勸。一以爲戒也。

存心養性。原只一箇道理。存心即所以養性。養性不外乎存心。

然此節存養對舉却分開平說存心自存心養性自養性存心在主敬養性要循理在聖賢能存心固即能養性若如佛氏雖存心猶不能養性不得謂工夫只在存心更無養性工夫也

立命者天命在我存則順沒則安完得義理之命而氣數之命無權則命自我立

立命立其在我之命是義理之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命字是氣數之命然曰正曰順受氣數仍歸義理上

正命總在盡其道盡其道雖得凶禍亦是正命不盡道雖無凶禍亦非正命立巖牆之下桎梏而死其為非正命固人所易見

至于不盡道而行險徼幸亦何在而無巖牆安往而非桎梏哉大抵免有形之巖牆桎梏易知無形之巖牆桎梏難此章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似降下一層而警世之意倍深切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公都子章承上弗思來注下不能盡其才重舍則失之句此章須照求之有益于得言重求則得之句舍失正與求得相反相形惟舍故失求則自無不得

反身而誠重誠字反身只自家檢點此身不是用力字與湯武之反之身之異語類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然亦指已誠者言下文强恕正是做誠之工夫

附訓爲益本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句附益固是愈富然附字下又接益字則附非即益也乃幫助他意若此章附字是從外相加之義附如衣之附於身本非素有者而忽來意外疑不作益字解

佚道使民註謂播穀乘屋之類原不泥煞播穀乘屋使民當以築城郭治宮室用民之力言所謂佚道者如三時耕作一時公旬歲不過三日擇可勞而勞凡使民之事皆存佚民之心

王民皥皥章首二節言王民氣象之大末節方直言王道之大然不是截然兩截王民氣象之大亦正見王道之大王者存神

過化上下同流卽在不然不庸邃轍不知之內下節要從上節摹擬想像而出

所過者化註引舜事義猶未備或問凡身之所摩敢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較集註爲該括

所存者神集註以孔子立之斯立等句證明之似與過化無異因存神卽在過化上見章意本是言王者德業之盛故化神俱就及物處說

不學不慮發明性善之旨戰國時人但以氣質言性謂仁義非性之所有孟子故特提知能之良喚醒當世孩提知愛少長知

敬卽此是仁義可知仁義爲性所固有亦人所皆有遂之天下皆同卽中節兩無不字之意　良知知字雖亦是心有知覺之知而知愛知敬則知覺在義理上故以爲良卽氣認理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不同孟子之言性善以此

其所不爲其所不欲初心原是判然分明略無疑似之見貪冒之意此固人之本心也無爲無欲只于當下持守得定不爲轉念所奪工夫最是直截故曰如此而已矣不是爲之欲之後反求其本心而逆以制之也一念之起一事之發須問是可爲可欲與否否則一刀斬斷此卽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見人總要

當幾果次

孤臣註言遠臣非徒來自田間非親臣世臣之謂纔口交攻羣疑衆謗而君心疎遠如楚屈平之類以其孤特獨醒孤立于朝故曰孤臣以其情睽勢隔主志不孚故曰遠臣

孽字同蘖木之旁出者爲蘖妾媵所生之支庶亦同木之旁出故謂之庶子又謂之孽子

求容取悅取悅本爲求容故阿徇亦卽逢迎之意集註于下節言小人之務悅其君以悅字該容字總註容悅佞臣亦渾說輔氏以阿徇爲長君之惡逢迎爲逢君之惡則容悅先分二等矣

似不必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從萬物皆備於我說來四端萬善命之自天與人同具倘在我者虧欠了些其愧怍何如乎故須全得天之理盡得人之道然後能仰不愧俯不怍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定四海之民定字中自有一番作爲事業四海之民所以不定者或氣數之乖違或人事之悖戾有君子而易亂爲治生民係焉至於否已傾屯已濟治定功成是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故君子樂之上章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王天下只勢分上事到其道大行民無不被其澤亦便是性分中功業而

猶云所性不存張羽臣曰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二語最明劃。

呂豫石論雞鳴而起章爲字極喫緊味雞鳴而起四字這爲善念頭直于一日所爲處看出非空空存想也舍躬行而但言存想是爲僞學問關縣閃路所言固是然所爲實基于念之所起兩節皆以雞鳴而起四字發端此正一日所爲立腳處爲善爲利念頭起處聖狂只爭這些子至微亦至危故孟子特下一閒字欲人於此時審別路頭愼獨者愼此謹幾者謹此妙香詩曰把牢不許偷關過舜跖人禽辨已遲益深有得于孟子斯言者

也

權不與中字對權本是借用字所以進退推移而酌此中者也人知執中無權兩節重在權却不是離中以為權楊氏云權以中行中因權立所以貴權者正是要識箇中也非權則失中非中亦豈所謂權哉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言飢渴之害不但害口腹且害人心故下文直云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蓋人求免于飢渴厭貧賤而貪富貴是即飢渴為人心之害也集註作比照心為貧賤所害猶口腹為飢渴所害疑與本旨有異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本文人字是聖賢一輩人集註則過人遠矣人字是平常之人兩人字自異道理則同能過于常人卽不憂不及聖賢

伊尹放太甲於桐[illegible]卽所以爲教時太甲在諒陰放營於桐宮使朝夕與祖[illegible]相依興起其善心所謂密邇先王其訓是以克終允德然則伊尹之志惟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卽伊川所言如太甲終不惠可廢也亦後賢推論及此在伊尹當日只知成君之德冀其丕承基緒決無廢立之見參於[illegible]先此之謂聖人之心也

伐檀之君子只自食其力所爲不素餐者猶小若君子之居人國也是國之君用其言便有功於其君是國之子弟從其教便有功於其子弟不素餐者大也條辨以爲翻轉詩意是孟子擔當世道語其子弟是其國之子弟統上下言之不止其君之子弟方見君子之居是國也有關世教人心其所係者甚大不當以自食其力細之

尚志即士之所以爲事謂士無事可見只尚志者非也蓋人孰不有志人皆卑污而士獨高尚不徇於時好不狃於近習才技固所不屑功利亦所不趨兢兢焉持之夙夜者獨有其志直是

堅立千仞不肯一時放倒須照下仁義說居仁由義其志即其事大人之仁育義正實不外此故曰大人之事備矣

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此問本只在皐陶見爲士者法固不可廢而勢有所不能行以瞽瞍爲天子之父故也是先有皐陶雖欲執法舜亦必禁之意在故孟子一言執之便曰然則舜不禁與非疑舜之不禁正疑皐陶之不能執也迨孟子告以法有所受舜不得而禁是所難者又不在皐陶而在舜矣然則舜如之何桃應意中覺得舜於此實有無可如何者豈知聖人之心只須天理雖處天下之至變而歸于至常

執者自執逃者自逃皐陶之守法舜之愛父正並行而不背執之之字言士之法故可曰有所受若以執瞍解夫有所受之之字又何指

夫舜惡得而禁之就舜說不禁就皐陶說法本於天禁之則違天法立於聖禁之則悖聖夫有所受之也是從舜之心見得士師之法有所傳受故不得而禁若就皐陶說謂舜雖禁皐陶猶必執是士師敢於抗天子之命也亦萬無是理、

范齊邑趙註、王庶子所封食也本無據釋地云、當時最多交質子意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未可定此尤

穿鑿自范之齊本就孟子說以其從下邑之齊將至齊都而遠見王子故曰望見王子在齊不在范也不然當云自齊之范矣否則直云於范望見齊王之子之齊字爲用乎范固不必王子封邑故亦不是王子在范而望見集註但言齊邑最實最活最精細不當議其略也

形色天性也是卽形卽色皆有所當然與所以然之理在告子食色性也是遺棄道理食色卽當性與此自異

引而不發是教者既微其端以下要人自去須會却不容說盡

物愛之而弗仁民仁之而弗親親當施之於親也惟先親親厚

其所當厚不以同於民物而即為仁民愛物之本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輕重厚薄之差先後緩急之序朱子解孝弟為仁之本謂第一坎第二坎第三坎又曰如木之有根有榦有枝葉兩喻自是此二句確解而此二句又即孝弟為仁之本註腳

武成以武名篇是武王伐紂歸而告成功於廟取止戈為武之義如所謂偃武修文放牛歸馬正作書本旨孟子所取二三策止謂自包括在內程子專以奉天伐暴反政施仁言者為照下仁人無敵說也然亦疑意有未盡

有人人字指吳起孫臏之屬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是導君以
興兵搆怨之事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糜爛其民而至肝腦塗地
皆此等之人爲此等之言煽其毒而貽之禍也故以爲大罪
仁者有生之理就性分上說道則見於倫常日用之間就行事
上說仁本在人以仁之理從人身上發現出來則謂之道是勉
人盡道以盡仁意
士憎茲多口言惟士人道高德修爲流俗所疑忌而憎惡茲其
所以多口也憎就心上說憎字不從土而從心不應作益字解
趙氏之說恐未確且使茲字無着落

陳臻意中所爲不可是恐王之不從所請孟子意中所爲不可
是斷以義之必當自止
孟子言性言命固專以義理爲主此却從氣質氣稟分別出義
理來性也命也一頓有命焉有性焉一轉自剖晳分明有命則
定之自天人有不能違者矣有性則盡之在我天有不能限者
矣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再找上一句一刀兩段使氣質氣稟之
說牽混淆亂不得而吾性命之旨乃獨伸于天下
論語美善字善爲美之實此處善美美又進於善善固志仁無
惡美則其所有之善更充足飽滿到精微純粹地位

樂正子善則有餘信則不足故曰二之中又以爲四之下者不是抹倒正子正是獎策正子書曰、若升高必自下惟於四者之下有立脚處然後可循序以進而造其極

土地生物以養人政事所以安撫其人民三者之中人民其尤重歟

才與道比則道大而才自小惟未聞大道所以謂之小有才存疑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此似可商商辛智伯自用其才而亡國破家亦小有才耳若所謂大才者如帝世禹臯商周伊旦

旋乾轉坤之業經天緯地之猷本於才實本於道道大而才亦大也未聞道則有才反不如無才矣

此章重達字充字與前無爲無欲章義略有別前是誠意工夫即其所不爲爲所不欲初心保守之只當下要把持得定斷然無爲無欲不落轉念即是仁義此重擴充工夫由其有不忍有不爲端緒推轉來於他事要推擴得去亦如是不忍不爲無少欠缺而仁義不可勝用

論語畏大人畏者非徒畏其人是奉其法此云藐之者是藐其勢非忽其人如堂高數仞之類我得志弗爲是所以能藐之故

則又云在我者指古之制此制字是禹湯文武周公自古聖賢所定之法守之而不敢過亦即所爲長大人道理正不相悖

口鼻耳目之欲從氣質上來即氣質之性故爲人所不能無語類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亦以其生來便有是欲也但任其主張即爲累於心體故當寡之寡欲做存養工夫入手處理欲互爲消長人心退聽一分則道心充長一分

呂氏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申之曰惟欲之易染心之所以難持故養心莫善於寡欲

莊子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集註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

者以類推之檀弓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亦不必確有其事蓋其所以謂之狂者在志大言大動稱古人原不必引此以爲證

言大本於志大特提明其志於嘐嘐二字之上見聖人所取自在其志若鄉原識狂者則沒却其志而惟以言矣

王陽明曰不掩其言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光明正大全不自家掩護也此正與鄉愿之深自藏者相反倘實不能副其言而必欲遮遮掩掩自爲覆匿則便非狂者眞面目矣

君子有維持世道之責者反經必本躬行然中表正錫極綏猷

以身立之標準而又有禮樂刑政範斯民於大中至正之途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君子固當就在上者言然聖王不作邪說誣民聖賢自當以扶翼人倫爲己任與天下剖別一番蓋上有其人則經綸大經權歸君相上無其人則昌明正學道在師儒君子必兼在下位者方備孟子一生閑先聖之道闢楊闢墨使邪說者不得作皆反經而經正之事此節皆當與好辨章參看。

存心意以周公繼舜禹湯文之統而此不言周公者語有互見非周公不得與見知之列也。

孟子曰中若以見知自居意中却以聞知自任然而無有則亦無有又兩不自居而以俟後聖於無窮此正繼往開來之意見知聞知自重聞知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本皆聞而知之也集註引林氏於側重見知處所以節去

四書解頤言補編

袁儉齋云爲仁之仁當作人即章首其爲人也爲人二字愚意不然或問云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從根幹達於枝葉流通該貫有生字意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若作人字謂爲人之本雖亦有解而義已盡於上節不好犯亂不惟窄狹了孝弟分量且覺上二句可刪所以先儒都無是說惟依本文仁字民胞物與道理甚大而爲之必自孝弟始見孝弟爲學者所當務纔得有子立言之意

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矩即心心即矩理與已合而化之也如鄉黨一篇見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豈是有心如此大賢以下雖能不踰矩而未是從心所欲若老莊之自然佛氏之無相自謂從心所欲却又不能不踰矩惟聖人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巳山云下三字須緊粘上四字讀極是

顏子不貳過韓子以爲非發于行彰于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于心術之間說更微矣然念慮亦仍就心上說集註過于前者不復于後則是言形見之過又是不同韓子程子之

意蓋謂心過小身過大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心上猶有絕續痕迹也朱子則據問仁章克己己字夫子以視聽言動之非禮說故註云己者身之私欲也就顏子地分心體上自消磨得滋自乾淨無纖毫瑕累此其立說之所以稍殊竊按心者身之所生心有間斷是以視聽言動檢點偶有不到而謂之過不得謂心之必無關于身身之必無關于心語類有一條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疑朱子亦此意

举我信道不篤固是當前受病處然惟見理不明故信道不篤

如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正由平日致知格物窮理工夫得來夫子以君子舉示即教我以窮理爲務

子不語章外註引謝氏之說條辨謂本文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彼記者却從所語看出夫子所不語即議家反托法此吾黨留心博學善觀聖人處

仁本在我雖而去之者心也故是心之放非仁有出入故反而求之即此而在集註以在字解至字最的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在下位者言當安于下之分不可干預

上之政事范氏言上不使下或問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不可相踰聖人之言本無不該推論自可然非正旨

寢衣三節因孔子衣服之制而類記之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名但果是被何獨齊時始有謂之寢衣雖用之寢應略如衣服之制而與被稍別狐貉以居滿與元言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私居又與褻裘複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即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愚以此爲得其解蓋古人席地而坐冬月天寒故以狐貉之皮爲坐褥居字確以字益有力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蒙引云我所施于人如謀欲其忠交欲其信人所應于我如愛人不親而不責其不親禮人不答而不責其不答在人己交際上說體註亦謂此節語氣只就涉世上講並失之粗因看重末句似上句道理只爲遠怨設也依集註責己厚是求其知求其行反己責躬學問自修之事責人主立教說薄者謂以人治人不責以所不能知不能行聖人口氣豈得說向粗淺處

六言六蔽體註謂心爲仁知信直勇剛所蔽最爲悖理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此不是蔽蔽因不好學而仁知信直勇剛之理

如有物遮了是蔽那仁知信直勇剛

聖經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誠意工夫原與致知相連屬而傳文不帶致知說者語類致知誠意是大學兩箇關致知夢與覺之關誠意善與惡之關過了致知一關又是一關也故又以爲轉關處王姚江云致知是誠意工夫此不惟合格物以言致知與朱子異亦可見其于誠意工夫有未盡處蓋姚江以致良知立教求知于心只還其虛靈有覺之體便謂知無不致亦便謂意無不誠也宗姚江者旣不知其非闢姚江者亦未能論及此予固不識誠意但卽以致知爲誠意竊亦知其不可知又言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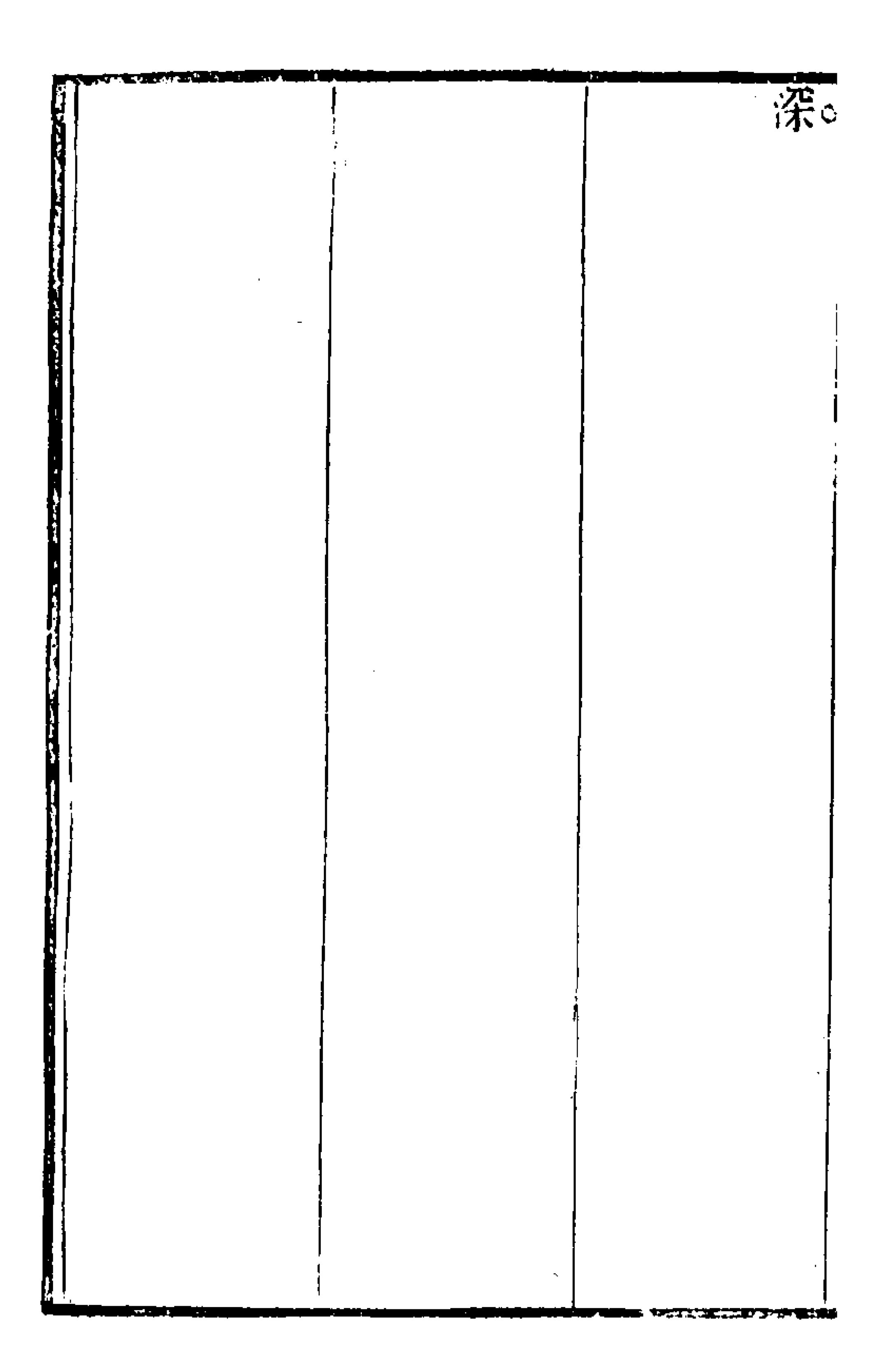
是約禮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
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凡所爲簡易直截者並夫之疏略
舉一可以類推

道之不行不明夫子互言之章句推言所以然不行由于不明
不明由于不行蒙引云知者過之愚者不及猶有知在所以說
不行爲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猶有行在所以說不明爲切
殊失本旨彼愚不肖之不及知不及行者固無論知者知之過
于道原不知賢者行之過于道固不行也知行相因不行從不
明斷定不明從不行看出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不明所以屬

之賢不肖也

夫婦之愚不肖道可與知與能者道不可離一倡隨出入欲食日用之事無非道也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語自該渾史氏主形氣交感言則泥而鑿矣

微罪行語類以其不致燔爲得罪于君微罪歸聖人文集亦云孔子自謂是因聖人用意忠厚又透過一層說然與下文不欲爲苟去稍不合集註却不如是解不以女樂去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以燔肉行是不爲苟去蓋不致燔見君相只小小過失所以爲微罪然在孔子亦可以去而非苟去但當依註不必求


深。